

【德】贡特·霍夫曼 著
李莉娜 译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 Ein deutsches Leben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

——契合德国人特质的一生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刘 盼
版式设计：安宏川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契合德国人特质的一生 /（德）霍夫曼（Hofmann, G.）著；李莉娜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60-6761-4

I. ①里… II. ①霍…②李… III. ①魏茨泽克—传记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5833号

北京市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1-0929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von Gunter Hofmann©Verlag C.H.Beck OHG,München 2010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

LIXIADE FENG WEICIZEKE ZHUAN

——契合德国人特质的一生

[德] 贡特·霍夫曼 著 李莉娜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45千字

ISBN 978-7-5060-6761-4 定价：2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行电话：（010）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献 给

伊达 (Ida) 和康斯坦丁 (Konstantin)



目 录

一、前 言	1
二、老施瓦本人，新普鲁士人	7
三、极 端	38
四、纽伦堡	64
五、弯 路	103
六、东邻条约	131
七、1985 年 5 月 8 日	152
八、统 一	198
九、“退 休”	227
十、老弗里茨，新世界	256
注 释	264
人名译名对照表	293
原书图片说明	300

一、前 言

他究竟乃何许人？魏茨泽克本人喜欢说，他是报纸的读者，而不是应当在发生重大冲突时作出决定并为自己的国家确立发展方向的政府首脑。不过，在他当选总统前有个短暂的插曲是个例外，那就是在舍嫩贝格（Schöneberg）市政厅任西柏林市长的那段日子。那除此之外呢？他喜欢在清晨一边阅读报纸一边同他的夫人聊一聊世界上引人注目的事情。或者，他暂不发表评论，只表示愤怒，觉得这事真是不可思议。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和他的世界：这位前总统卸任三年后曾兴致勃勃地坦率表示，他发现《国际先驱论坛报》¹的每日社论“比我们政党政治的权力中心发表的意见”包含更多有构想性的思想。他自然因此又一次激怒“权力中心”²。它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狂妄之词。不管怎样，我是这样理解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追述的并不是一位典型的职业政治家的生活。那么他的经验和经历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素材吗？

他说，他不是施密特！魏茨泽克在青少年时代就很尊敬施密特，但是他谨言慎行，使自己不把施密特简单地描述成典型

的、理想的德国总理，就像如今有人这样干巴巴地形容施密特的那样：他“完全懂得如何好好治理国家”。此外，反过来：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任部长期间就倾听这个新鲜的声音，注意这位 1969 年进入联邦议院的教会宗教会议主席，但是施密特把自己的关注掩藏起来，却倨傲地评说这位男爵虔敬的闲谈。要是施密特公开表示他把魏茨泽克看作最优秀的德国总统，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可现在施密特是这样做的——毫无保留地。

他并非握有国家行政大权吧？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作为新一辈的波恩人，和他同一时间迈开新的步伐，而把我们与魏茨泽克在 1969 年底在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胶着在一起的，恰恰是另一面：即政治是怎样地还被那些虽不操控国家机关、不利用权力杠杆却完全有发言权和权威的人所影响。他属于反对派，但是他请人们认真监督。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上任伊始的热情激昂固然不可超越。如果某人对政治开始参与开放讨论，那么这更是非凡之举，尽管此人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是自 1949 年便对入主波恩总统府稳操胜券并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却深感失望的阵营。人们不由地开始赋予那些由于自己独立的评论而超乎党派成规的人以特别的地位。许多人都不是这样的人。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则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

《德国历史在继续》，这本讲话及论文集的书名一直是他的思想纲领。他时常说，不存在客观上“正确的”历史看法，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看法。此外：他也一定不想让人这样理解他在 1985 年 5 月 8 日发表的讲话。他的这个讲话有着不可

比拟的影响，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³但是：历史并不是在其他重点之外的一个孤零零的重点。更确切地说，不以史为鉴，不从历史经验里吸取教训，根本无法确定主次轻重。他接着说：“而且我不能给我自己写传记。”只是非常困扰他的是，“有些人愿意把政治进行有趣的划分，一边是道德，另一边是利益。那么我应当是管道德的。”⁴

魏茨泽克的名字总是以独特的方式与权力和道德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不愿意这样，但是他当然也清楚，这无异于“走钢丝的表演”，因为他和他的家人的诸多细节备受关注，他们犹如被放在显微镜下打量。他们怎样做了哪些事情或怎样正在做着哪些事情，对于考察政治思维风貌的许多人来说一直是吸引力所在，可是这也诱导旁观者在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心理投射时（并无害处地）以“魏茨泽克氏”为样板。魏茨泽克氏一方面作为潜在的“承载德国本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容易受到许多考察者干扰的“德国人的纠结所在”而受到重视。

显而易见，这种过分的要求从不令他适意，德国很少有其他“家庭”像魏茨泽克家族一样为一种传奇色彩所萦绕，人们循着魏茨泽克氏的道路，学会看透这个国家的灵魂。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标准衡量“魏茨泽克家族”的生活经历，并拼合成对魏茨泽克氏的总看法，他如今还在为人们所谈论。就此而言，这也一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里夏德和比他年长8岁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当然也欢迎人们参与他们二人作为“公众人物”的学习过程。他们根本无法回避，我想他们也不想回避。我们可以说，他们想参与具有某种公民性⁵的自我了解过程，他们想参与，在思想认识的意义上参与。

总的来说，尽管有各种个体化的差别，这里毕竟把注意力放到一个“家族”身上，即使这可能看来是不公平的。此外，魏茨泽克氏的家族史和德国历史显然是交汇在一起的。他在198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时发表的演说表明二者的结合，这也正藏有演说产生广泛影响的秘密。当他谈起这一天是否是德国人的解放日，人们不由自主地一道品读着，这一天是否也是他的解放日；当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犹太人被政治隔离的事件，人们也一道品读出，他自己也了解这些事件；当他警醒说，只有诚实的回忆才有助于熟悉现状并适应当前形势，人们会思考着，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光是魏茨泽克氏的历史，首先是大多数德国人的历史成为他谈话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他的家族那里获得戏剧化的凝练。

这兄弟二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承认公民和民主、私人化的东西和政治之间存在分界线。如果说市民阶级的作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失灵，如果说退缩到内心的斗室中招致如此灾难性的后果，那么魏茨泽克兄弟二人做出另外的示范。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一定不赞同约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Fest）这样的评价：德国市民阶级的伟大成就“是在私人化的世界里取得的”，这个世界至少和政治世界一样重要。因为费斯特认为，“民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发挥作用”，资产阶级政党为此负有“很大责任”。⁶

弗赖堡历史学家托马斯·劳（Thomas Lau）在一本肖像式家庭小传中总结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德国家庭像魏茨泽克家族的人那样在1945年以后反思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立场”。他接着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像魏茨泽克家族的人

那样争取阐释自己历史的主权并同时根本影响了关于德国的精英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角色的讨论，他们极其成功地做到这些并引起公众的巨大反响。”⁷ 兄弟二人尽管在联邦共和国的核心问题上倾向于谨慎对待，却也各自立场鲜明。正是这位卸任总统也像政治舞台上为数不多的人一样——直至今日不断地——关注思想政治的话语。他作为学习者想成为共和国的一员，但这里重要的是共和国也应当倾听魏茨泽克氏的声音。本书就着眼于这种交互作用。

直到今天，魏茨泽克对公共事务和国际进程的可操作性、可塑性始终抱有信心。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这使我想起魏茨泽克的两个同路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和马里昂·登霍夫（Marion Dönhoff），当然还有弗里茨·施泰恩（Fritz Stern）。是的，历史并非受命于天。它有各种可能的道路，而不受黑格尔宇宙精神的支配。这个基本动因使《时代》周报的这两位出版者在探讨国家状况的会议上——好似腓力门（Philemon）和博西斯（Baucis）⁸——常常结成盟友。我常常不禁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联盟缺少第三者——里夏德·冯·魏茨泽克。马里昂·登霍夫或许会加上一句，不要忘了埃贡·巴尔（Egon Bahr）。我想象着，此后施密特和魏茨泽克又会友好地点头示意。

魏茨泽克认为，欧洲的欧洲化是可能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这不是海市蜃楼——不过人们必须有这样的愿望，必须有这样的构想和规划并且坚持不懈地追求它。即便有较年轻的发问者想诱导他质疑跨国机构，他愉快而明朗地回答他们，那是“真正的听天由命表现，我过去和

将来都不会赞同这样”⁹。

我愿意与这位永远满怀信心的、孜孜不倦的“读报者”交谈，我愿意聆听他的声音。

二、老施瓦本人，新普鲁士人

他想讲述一些东西，然后再对他的家族追根溯源，回顾魏茨泽克家族是怎样发展演变成今天的什么样子。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明确认为，实现“善治”的独一无二的黄金时代是老弗里茨时代(1712—1786年)。他最近到哈维尔(Havel)的国家做短暂访问时又表示这样的想法。这位普鲁士国王结束了七年战争。而这位精明睿智、闭关排外的极权君主，这位有着哲学头脑的人物，偏偏将就着接受“他的国家的死亡舞蹈”¹⁰。在他的帝国，许多人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老弗里茨把普鲁士牢牢抓在手中，他不信任市民阶级。因此，军官和官员从贵族中产生，市民阶级的活动领域停留在商贸行业，而不能参与国家事务。他欢迎从境外移民，命人几乎在一夜间建造起无数村庄。他组织政府，招募农民入伍，他下令报纸负责传播消息，“无法看出国王关心人们宗教方面的事情——有可能他会说，如果能成功地使这个国家成为安居之所，那么每个人在死后都能获得安乐”。魏茨泽克难道是想借此说，这位普鲁士国王偏偏是被正确理解的“公民性”的载体吗？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手里刚好藏有“普鲁士国王老沙多

夫·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小幅肖像画。他说，当自己注目观察这幅画的时候，可以“获得对世界的可预见性的信心”，这话听上去有些夸大却并不做作。我不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出这样的意思：政治和普鲁士、至少和它被启蒙的一面有关。例如和普鲁士改革，和“施泰因的民主概念和洪堡的教育概念”相关。他在和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谈话时曾说过，普鲁士是一件艺术品，是的，魏茨泽克现在还是这样看。他愿意承认，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把他打造成“半个普鲁士人”。普鲁士对他来说意味着“政治和启蒙”，与之相反，他由施瓦本而联想起的是“精神和思想”。这听来出奇地狂傲，“但是我该怎么办？”。他刻画出普鲁士和施瓦本最好的一面：这显然发展成一种公民性的形象，虽然他明明清楚公民性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未有过。看来人到了 90 岁还是有梦想的。

然而，魏茨泽克氏的家族史并不是以精神和思想为开端的。这个家族的族徽上饰有三株麦穗，让人想到它的职业出身。魏茨泽克氏的祖先最早是磨坊主，后来做牧师，此后才在科学界和政界占据越来越显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家族是“出自乡下的资产者”，这和曼海姆的法米利埃·巴塞曼（Familie Bassermann）氏完全相似，巴塞曼家族的发展脉络也可一直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在他对“德国市民阶级”的研究中把巴塞曼家族的上升、在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自己的位置、它在 20 世纪初出现的危机以及最终的衰败作为重点。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显然从中重新发觉也可以描述自己家族的许多东西：因为魏茨泽克氏属于干出来的精英，而不属于生就的精英。“吗哪雨”¹¹ 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魏茨泽克氏最初居住在巴伐利亚地区，后在霍恩洛厄(Hohelohe)侯国落户，1806年霍恩洛厄被划给符腾堡州。魏茨泽克觉得这是他的“家乡”吗？不，他没有作为固定地方的家乡。先前如果有人问起家乡他也许会回答，是斯图加特的索利图德宫(Solitude)，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有一次，他对刨根问底想弄清自己祖居地的好奇者坦言：那座不大的阵亡将士公墓倒是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座公墓是在1870年战争后修建的，他的双亲和弟弟亨利希就葬在此处，因此这里对于他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地方”。

但是家乡嘛？他坦言自己没有把乡情和斯图加特联系在一起，就像对其他地方的感情一样淡薄。生活状况过于动荡不安，父亲身为外交官有时在海牙工作，有时在伯尔尼或哥本哈根工作。他觉得这是种损失，是的。作为家乡留在心中的东西，在他那里“实在太匮乏了”。如果对他来说可以剥离出一个关联点，那就是柏林了。虽然他归根到底“可以说是流亡中的施瓦本人”¹²。家庭已经成了他的家乡。伦理的种种尺度来自这个内部世界，而不是外部——其他的那些东西，简而言之，源自席勒的叙事诗。¹³

魏茨泽克家族从霍恩洛厄这片土地上吸收到它特殊的公民性。魏茨泽克坚持说，那时家族的所有人都不得不为自己重新占位子，因为没有可以继承的头衔、庄园、财产。他们必须努力苦干以求上升。追求并维护自主权，“这是他们在职场的生存原则”。他们不想做客体，而想做主体，“但是实现自由并保持自由的状态必然意味着，不是从社会事务中抽身，而是创造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并一道负责任地落实它”¹⁴。

魏茨泽克的高祖父是神学家和教会慈善会的传道士。1848年，他和其他人共同反叛传奇式的蒂宾根慈善会，蒂宾根慈善会曾深深影响德国的哲学、唯心论和思想史，如今也已经拥护“整个德国的统一和共和”。

而这位高祖父的长子，魏茨泽克的曾祖父卡尔·亨利希·魏茨泽克成为有名望的教廷史学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谈起曾祖父时曾提到，后者翻译过《新约》，“这个译本如今仍拥有不少读者”。曾祖父担任过蒂宾根大学校长和符腾堡州议会议员。作为兼具非正统、独立、自由和保守这些特征的一个教派教界的先行者，人们可以觉察出，这位著作家自然不仅仅描述先辈，而且刻画自己本人的根本特征。他的儿子、卡尔·胡戈（1853—1926年）是位法学家，1906年被擢升为符腾堡王国的首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符腾堡王国灭亡。卡尔·胡戈·魏茨泽克（Karl Hugo Weizsäcker）育有二子，其中的一个——维克多大学时期攻读医学和神经病学专业，被人们奉为心身医学的奠基人。

这里讲到德意志帝国在1880年到1900年间短暂的繁荣时期，魏茨泽克氏也为此出过力。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说，他的母亲“根本不是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是他的祖父卡尔，——“然后才又是我”。祖父总是“疏远官僚机构和政党派别，他终其一生都忠于他的国王”。他是一位和蔼友善、热情奔放的外交家，“裹在丝绒手套里的是一副铁拳”¹⁵。人们读到这里又会思考，这句话究竟暗含多少对自己性格特征的描述。是的，魏茨泽克乐意用隐喻的手法描写祖父，这一点可以觉察到。



魏茨泽克的母亲热爱生活，是一家之主。她是家庭的定位点。她的四个孩子（左起）：亨利希、里夏德、阿德尔海特（Adelheid）和卡尔·弗里德里希。摄于1927年。

魏茨泽克说：政治清醒的“市民阶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继世纪之交并最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再次走上了穷途末路，魏茨泽克氏成为“有产市民”，他们尽管如愿以偿地上升，却感到难以使自己适应新的时代。他们越来越甘愿蜷缩于自己的世界捍卫已经实现的一切。不只是君主制，市民社会的繁荣期也由此一去不返。像他所表述的那样，“在社会意义上的”一个市民阶级在这时发展起来。

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祖先列入这些惊慌失措的有产市民中去。在他关于“战前时期繁荣的帝国”的回忆录中，母亲第一次出现。这个叫玛丽安妮·冯·格莱维尼茨（Marianne von Graevenitz）的女人是一个“坚强的人”，她生于1889年，身上带有“令人惊异的意志”。人们从没有听到过他用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语句来形容父亲。

这个坚强的人，这个“家庭的中心”，越发强烈地觉察到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日益加深的贫困之间的鸿沟。她私下里（但几乎不是真的偷偷地）读了莉莉·布劳恩（Lily Braun）的《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日记》（*Tagebücher einer Sozialistin*），因此她一定不敢“和她自己的世界彻底断绝关系”。

父亲则不同！据我回忆，父亲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第一次出现在谈话中是魏茨泽克捎带说起的。只是因为父亲当时受任驻梵蒂冈大使而不能从那里被叫去问话，所以没有遭到逮捕，这一点和属于外交部内“反叛派”的父亲的朋友阿尔布莱希特·冯·凯瑟尔（Albrecht von Kessel）相似。魏茨泽克某个时候在概述自己的家史时曾插叙上述内容。然而父亲总是被编织在背景之中，他是一直在场的，这